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1年11月21日 星期日 第897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wup@xmwb.com.cn

赖声川、丁乃竺 在「玩」中，找对人

◆ 朱光



1 “第一眼看到他，他在演奏”

一个是出生在美国，如今堪称华语地区戏剧翘楚的导演；一个是在中国香港出生、台北长大，以哲学、教育学、佛学为背景的戏剧制作人——他们最终驻扎在上海，6年前成立“上剧场”之后，日前新开“上剧堂”。他们就是赖声川与丁乃竺夫妇。问他们是怎么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彼此的？他们笑曰：“在Play里面，可以找到人。”Play——不仅仅指戏剧，也是玩耍、游戏、比赛，还可作动词意味演奏、表演……他俩始终觉得自己一直在耕耘，因为在玩里面，最终的方向是树人。

染着彩虹发色的丁乃竺回忆当年两人初见：“我第一眼看到他，他在演奏。”当年，赖声川在辅仁大学读英文系——这对于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的他而言，多少有点“小儿科”。因为赖声川的母语实际上是英语，而他12岁时回到宝岛台湾，不得不“重新在汉语的环境里从零开始”。他是在组乐队的乐趣中，渡过适应期的。丁乃竺则在台湾大学读哲学系。她从小就是学霸，谈及专业选择，始终认为：“这个专业，就是要替生命找个道理，不然，就是人云亦云地活着。”但她做学霸做得一点儿也不辛苦：“因为我把所学的东西，都带上点玩的性质。”

他俩都因为玩得颇有名气，会不时在艾迪亚咖啡馆(Idea House)撞见——这里孕育了台湾校园民谣乃至随后兴起的台湾流行歌坛和影坛。赖声川当时与胡德夫、胡因梦、杨弦等同台唱歌，听众里有蔡琴、罗大佑、李宗盛……赖声川还与杨德昌一起打篮球。杨德昌与蔡琴的婚礼，是在赖声川家里举行的。丁乃竺的大姐丁乃筠嫁给了“台湾民谣之父”杨弦。在话剧《宝岛一村》里，就有杨德昌、张艾嘉等人在眷村里的青春叠影……

有趣的是，赖声川与丁乃竺对于双方的“第一次见面”有不同的回忆。赖声川觉得是在艾迪亚，而丁乃竺觉得是在赖声川与朋友合租的宿舍里：“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，我们就去他们宿舍里玩。那天，一进门就看到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人坐在地上弹吉他，看到我就像认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说了声‘嗨’……”随后，他就继续沉浸在自弹自唱之中。丁乃竺当下被他沉浸其中享受音乐的模样感染，感觉：“这个人好纯粹。”至于赖声川，则真的很纯粹：“我第一眼看到她，觉得，就是她了。”

新民晚报读者

祝福大家
享受创意与艺术之美!
赖声川 丁乃竺



2 “第一个云之凡，就是乃竺”

《暗恋桃花源》是能够载入中国戏剧史册的话剧，之所以能吸引黄磊、袁泉等人来主演，因为那是“一份在教科书里扮演主角的荣幸”——在中戏、上戏等高等艺术学院里，这部话剧是表演系、导演系、戏文系的必修课。其宝贵之处，在于新创了一种戏剧结构——一个剧团排悲戚戚的《暗恋》，一个剧团排闹哄哄的《桃花源》，两个剧团抢一个舞台，在混乱中新创出一种秩序，有种李叔同的“悲欣交集”之感。在“桃花源”部分扮演老陶的李立群有次在上海接受采访时提及，“观众笑的声音都能形成一股气浪，朝我迎面扑来……”笑得一浪接一浪之后，会慢慢悟出悲欣交集，其实是人生常态。

赖声川的戏剧方法是集体即兴创作——对于导演而言这是一种颇为奢侈的排演方式，需要演员有着丰富的历练与高超的演技且彼此之间“棋逢对手”。当时，也正是台湾现当代戏剧蓬勃之际，但大家的物质条件远不及现在。丁乃竺记得，1986年《暗恋桃花源》在台湾首演之际，剧场漏雨，舞台前还挂着点点滴滴的“水帘”。就在这“水帘”下，丁乃竺扮演的云之凡开场：“好安静啊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……你看那水里的灯，好像梦中的景象……”这简陋的条件，似乎能让人出戏，似乎也能让人入戏——似是而非、似喜而悲，这也是该剧的精髓。

有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，印证了台前幕后。照片前景是睡在沙发上的赖梵耘，当时才5岁；中景就是赖声川家的客厅，金士杰与丁乃竺分饰《暗恋》里的江滨柳与云之凡。10岁的赖梵耘还出演过杨德昌导演的代表作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，在其中扮演张震的妹妹。“暗恋”就是在赖声川家的客厅里逐渐成型的——当时，丁乃竺还在管理一家电脑软件公司。云之凡，自然就是丁乃竺的“化身”。乃至有一说，“梵耘”有着“耕耘者”之意，同时也是“下凡的云”。

3 “第一个专属剧场，是上剧场”

年在台湾上演《暗恋》之际，他们从未想过真的会把公司搬到上海来。“暗恋”从2006年开始在内地首演，生长出多个版本，如今在上剧场还有驻演版……

赖声川甚至还像在9年前乌镇戏剧节创始之前一样，每天口袋里揣着把卷尺。600多个位置的上剧场，连座位间距都经过精算：“要我这样身高的人坐下去不觉得挤”——他身高1米8。他甚而是个数学家：“《如梦之梦》30多位演员围着观众走路，谁应该从哪个位置上场走多少米才能恰好与另一位展开对手戏，当然都是计算过的……”戏剧时空越是复杂，数学越是要做得多。当初，他与丁乃竺为了结合自身特长的同时，尽量申请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研究生，赖声川选择了戏剧：“它看起来是综合艺术，包含了所有我喜欢的音乐、语言、美术、摄影等等，后来发现它只是‘看起来’是综合艺术……”丁乃竺则选择了教育学：“我始终对人，很有兴趣。”

4 “第一个专属学堂，是上剧堂”

剧场、学堂，都是铸造灵魂的地方。丁乃竺说：“平常，我们在奔跑中会来不及回头；疫情，让我们停下来思考——自古，剧场就肩负着社会责任、仪式举办与心灵疗愈等功能。”在这一点上，赖声川与她殊途同归于上剧堂——这里是距离上剧场几百米的一个戏剧教育场所，既面向孩童，也面向大人。“当今教育体系是工业革命的产物”丁乃竺说，“欧美教育体系的制定者本身都是社会精英，所以是按照精英标准来培养学生的。到了21世纪之后，我们发现美国的辍学率也高达三四成——每一个生命都像是一颗种子，怎么会默默地不发芽了呢？”丁乃竺说：“好的教育有4个C——好奇心(Curiosity)、创造力(Creativity)、同理心(Compassion)、协作(Collaboration)。”“而这4个C在戏剧里都有——创作需要换位思考的同理心、对世界万物和人的好奇心、编剧

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协同合作、观众与创作者的上下互动等等才能最终完成戏剧”，赖声川说。

未来最需要的是创造力，这远比印在工具书上的知识更重要——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如何获得信息一点都没有难度，但是如何在混乱中形成自己个人的见解，成为更为重要的能力。丁乃竺透露她了解过一项测试，3岁孩子97%都具备创造力，到了5岁和9岁会断崖式降低，到了12岁只有30%的孩子拥有发散性思考能力……因而，如何保护人的创造力、发散性思维，在儿童时期相当重要。

土壤足够好，就可以发芽；世界那么大，需要各种人。“Play里面，是可以看清一个人的；Play里面，是可以找到人的。”赖声川和丁乃竺一致认为：“戏剧本身，也是从玩里面生长出来的。玩到一定程度，孩子就会自己投入，去主动解决问题。工作的时候100%工作；玩的时候100%玩。”